雲笈七籤/109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雲笈七籤

◀上一卷

卷一百九　紀傳部・傳七

下一卷▶

◯神仙傳

廣成子

廣成子者，古之仙人也。居崆峒之山石室之中，黃帝聞而造焉，曰：敢問至道之要。廣成子曰：爾治天下，云不待族而雨，木不得黃而落，奚足以語至道哉！黃帝退而閑居，三月復往見之，膝行而前，再拜請問治身之道。答曰：至道之精，杳杳冥冥。無視無聽，抱神以靜，形將自正。必靜必清，無勞爾形，無搖爾精，乃可長生。慎內閉外，多知為敗。我守其一，而處其和，故千二百年，而未嘗衰老。得吾道者上為皇，失吾道者下為土。子將去汝，入無窮之間，游無極之野，與日月齊光，與天地為常。人其盡死，而我獨存焉！

若士

若士者，古之仙人也，莫知其姓名。燕人盧敖者，以秦時游乎北海，經乎太陰，入乎玄闕，至於蒙穀之山，而見若士焉。其為人也，深目而玄準，鳶肩而修頸，豐上而殺下，欣欣然方迎風而舞。顧見盧敖，因遁逃乎碑下。盧仍而視之，方蹝龜殼而食蟹蛤。盧敖

乃與之語曰：唯以敖焉，背群離黨，窮觀六合之外。幼而好游，長生而不渝，周行四極，唯此極之未窺。今睹夫子於此，殆可與敖為友乎？若士淡然而笑曰：嘻！子中州之民，不宜遠而至此。此猶光乎日月，而載乎列星，比乎不名之地，猶釐奧也。昔我南游乎
之野，北息乎沉嘿之鄉，西窮窈冥之室，東貫鴻洞之光。其下無地，其上無天，視焉無見，聽焉無聞。其外猶有沃沃之汜，其行一舉而千萬餘里，吾猶未之能究也。今子游始至於此，乃語窮觀，豈不陋哉！然子處矣，吾與汗漫期於九陔之上，不可以久駐。乃舉臂竦身，遂入雲中。盧敖仰而視之，不見乃止，恍惚若有所喪也。敖曰：吾比夫子也，猶黃鵠之與壤蟲也。終日行不離咫尺，而自以為之遠，不亦悲哉！

沈文泰

沈文泰者，九嶷人也。得紅泉神丹去土符還年益命之道，服之有效。欲之昆侖，留安息二千餘年，以傳李文淵，曰：土符不去，服藥行道無益也。文淵遂受秘要，後亦升仙。今以竹根汁煮丹，及黃白、去三尸法，出此二人矣。

皇初平

皇初平者，丹溪人也。年十五，家使牧羊。有道士見其良謹，將至金華山石室之中，四十餘年，脩不復念家。其兄初起，行索初平，歷年不得。後見市中有一道士，善《易》，而問之曰：吾弟牧羊，失之四十餘年，不知存亡之在，願君與占之。道士曰：昔見金華山中有一皇初平，非君弟乎？初起聞之驚喜，即隨道士去求弟，果得相見，悲喜語畢，兄問初平曰：牧羊何在？答曰：近在山東。初起往視之，杳無所見，但有白石壘壘，復謂弟曰：山東無羊也。初平曰：羊在耳，兄自不見。兄與初平偕往尋之，初平言：叱叱羊起。於是白石皆起，成羊數萬頭。兄曰：我弟獨得神仙道，如此可學否？弟曰：唯唯，好道便得耳。初起於是便舍妻兒，留就初平，共服松柏、茯苓。至萬日，坐在立亡，日中無影，顏有童子之色。乃俱還鄉里，親戚死方略盡，乃復還去。臨行，以方教南伯逢，易姓為赤松子也。初起改字為魯班，初平改字為松子。其後服此藥成仙者，其有數十人。

沈建

沈建者，丹陽人也。世為長吏，而建獨好道，不肯仕宦，學導引服食之術，還年卻老之法。又能理病，病無輕困，見建者愈，奉之者數千家。每遠行，寄奴侍三五人，驢一頭，羊數十口，各與藥一丸，謂主人曰：但累屋舍，不煩飲食也。便辭去。主人大怪之，云：

此君所寄奴畜十五餘口，並不留寸資，當如何？建去之後，主人飲食奴侍，奴聞食氣，皆吐逆不視。又以草與驢羊，亦避去不食，更欲抵觸人，主人乃驚異之。後百餘日，而奴侍身體光澤，異於食時，驢羊俱肥。沈建三年乃返，各復以一丸藥與奴侍、驢羊，乃還飲食如故。建遂斷穀不食，能舉身飛行，或去或還。如此三百餘年，乃絕跡，不知所在也。

華子期

華子期者，淮南人也。師角里先生，受山隱靈寶方，一曰《伊洛飛龜秩》，二曰《白禹正機》，三曰《平衡接合》。服之，日以還少，一日能行五百里，能舉千斤。一歲十易皮，後乃得仙去。

魏伯陽

魏伯陽者，吳人也，高門之子，而性好道術，不肯仕宦，閑居養性，時人莫知其所從來，謂之治民養身而已。入山作神丹，將三弟子，知兩弟子心不盡誠。丹成，乃誡之曰：金丹雖成，當先試之，飼於白犬。犬即能飛者，人可服之。若犬死者，即不可服也。伯陽入山時，將一白犬自隨。又丹轉數未足，和合未至，自有毒丹，毒丹服之皆暫死。伯陽故便以毒丹與白犬食之，犬即死。伯陽乃復問諸弟子曰：作丹恐不成，今成而與犬食，犬又死，恐是未得神明之意。服之恐復如犬，為之奈何？弟子曰：先生當服之否？伯陽曰：吾背違世路，委家入山，不得仙道，吾亦恥復歸。死之與生，吾當服之耳。伯陽便服丹，丹入口即死。弟子相顧謂曰：所以作丹者，欲求長生耳！而服之即死，當奈此何？惟一弟子曰：師非凡人也，服丹而死，得無有意邪？又服之，丹入口復死。餘二弟子乃相謂曰：作丹求長生耳！今服丹即死，當用此何為？若不服此，自可得數十年在世間活也。遂不服，乃共出山，欲為伯陽及死弟子求棺木殯具。二人去後，伯陽即起，將服丹弟子姓虞，及白犬而去。逢入山伐薪人，作手書與鄉里人，寄謝二弟子。弟子見書，始大懊惱。

伯陽作《參同契五相類》凡二卷，其說如似解釋《周易》。其實假借爻象，以論作丹之意。而儒者不知神仙之事，多作陰陽注之，殊失其奧旨矣。

沈羲

沈羲者，吳郡人也。學道於蜀中，但能消災除病，救濟百姓，不知服食藥物。功德感天，天神識之。羲與妻賈氏共載，詣子婦卓孔家。還道逢白鹿車一乘、青龍車一乘、白虎車一乘，從騎數十人，皆硃衣，仗矛帶劍，輝赫滿道。問羲曰：君是道士沈羲否？羲愕然，不知何等。答曰：是也，何以問之？騎曰：羲有功於民，心不忘道。從生以來，履行無過。受命不長，壽將盡矣。黃老命遣仙官下來迎之。侍郎簿延，白鹿車是也；度世君司馬生，青龍車是也；送迎使者徐福，白虎車是也。須臾有三仙人，著羽衣，持節，以白玉板青玉界丹玉字授羲，羲不能讀，遂載升天。爾時，道間耕鋤人，皆共見之。不知何等，須臾大霧，霧解失其所在。但見羲所乘車牛在田中食苗。或有識是羲車牛，以語羲家。弟子數百人，恐是邪魅將羲入山谷間，乃分布於百里之內求之，不得。後四百餘年，求還鄉里，推求得數十世孫名懷。懷喜曰：聞先人相傳，有祖仙人，仙人今來。留數十日，說初上天時雲，不見天帝，但見老君，老君東向坐，左右敕羲不得謝，但嘿坐而已。宮殿鬱鬱，有如雲氣，五色玄黃，不可名字。侍從數百，多女少男。庭中有珠玉之樹，眾芝業生，龍虎闢邪，游戲其間。但聞瑯瑯如銅鐵聲，不可知測，四壁習習，有符書著之。老君身形，長一丈，被發文衣，身體有光，須臾數變。玉女持金案玉杯盛藥，賜羲曰：此是神丹，飲者不死。夫妻各得一刀圭。告言飲畢，拜而不謝。服藥後，賜棗二枚，大如雞子，脯五寸。遣羲去曰：汝還民間，治百姓之疾病者。若欲來上界，書此符懸之竿杪，吾當迎汝。乃以一符及仙方一首賜羲。羲奄忽如睡，已在地上，今多得符者矣。

李八百

李八百者，蜀人也。莫知其名，歷世見之，時人計之已八百歲，因名云李八百。或隱山林，或居廛市。知唐公房有志，而不遇明師，欲教授之。乃先往試之，為公房作傭客，公房乃不知仙人也。八百驅使任意，過於他人，公房甚愛之。後八百詐為病，困劣欲卒。公房乃命醫合藥，費用數十萬錢，不以為損。憂念之意，形於顏色。八百又轉作惡瘡，周遍身體，潰爛臭濁，不可近也。公房乃流涕曰：汝為吾家，勤苦歷年，而得篤疾，吾甚要汝得愈，無所吝惜。而今正爾，當奈汝何？八百曰：吾瘡可愈，須得人舐之。公房令三婢舐之。八百又曰：婢舐不能使疾愈，若得君舐應愈耳。公房即自舐之。八百言：君舐復不能使吾愈，若得君妻舐之，當差。公房乃復使妻舐之。八百曰：吾瘡已差，欲得三十斛旨酒以沐浴，乃當都愈耳。公房即為具酒三十斛，至於器中，浴瘡即愈，體如凝脂，亦無餘痕。乃告公房曰：吾是仙人，子有志心，故來相試，子定可教也。今真相授度世之訣矣。使公房夫妻及舐瘡三婢，以其浴餘酒澡洗。即皆更少，顏色美悅。以《丹經》一卷授公房，入雲臺山中合作丹，丹成，乃服之仙去也。

李阿

李阿者，蜀人也。傳世見之，不老如故。常乞食於成都市，所得隨多少，與貧窮者。夜去朝還，市人莫知其所宿。有古強者，疑阿是異人，常親事之。試隨阿還所宿，乃去青城山中。強後欲復隨阿去，然未知道，恐有虎狼，私持其父大刀。阿見而怒強曰：汝隨我行，那畏虎也？取強刀以擊石，刀折敗。強竊憂刀折。至旦復出。阿問強曰：汝憂刀敗耶？曰：實愁父怒。阿即取刀以左右擊地，刀復如故。以還強。強逐阿還成都，未至，道逢人奔車。阿以腳置車下轢，其骨皆折，阿即死。強守視之，須臾阿起，以手抑腳，而復如常。強時年十八，見阿如五十許人，至強年八十餘，而阿猶如故。語人言：「被昆侖召，當去。」遂不復還。

王遠

王遠者，字方平，東海人也。舉孝廉，除郎中，稍加至中散大夫。博學五經，兼明天文、圖讖、河洛之要，逆知天下盛衰之期，九州吉兇之事。漢孝桓帝聞之，連徵不出，使郡國逼載，以詣京師。低頭閉口，不肯答詔，乃題宮門扇四百餘字，皆紀方來。帝惡之，使人削之。外字適去，內字復見，墨皆徹入木里。方平無復子孫，鄉里人累世傳事之。同郡故太尉公陳耽，為方平駕道室，旦夕朝拜之，但乞福，願從學道也。方平在耽家三十餘年，耽家無疾病死喪，奴婢皆安然，六畜繁息，田蠶萬倍，仕宦高遷。後語耽云：吾期運當去，不得復停，明日日中當發。至時，方平死，耽知其化去，不敢下著地。但悲啼嘆息曰：先生舍我去，我將何怙？具棺器，燒香，就床上衣裝。至三日三夜，忽然失其所在，衣帶不解，如蛇蛻也。方平去後百餘日，耽薨，或謂耽得方平之道化去，或謂方平知耽將終，故委耽去也。方平東入括蒼山，過吳，住胥門蔡經家。

蔡經

蔡經者，小民耳，而骨相當得仙，方平知之，故往其家，謂經曰：汝生命應得度世，故來取汝補官僚。然汝少不知道，今氣少肉多，不得上天去，當作尸解。須臾，如從狗竇中過耳。告以要言，乃委經去。經後忽身體發熱如火，欲得水灌，舉家汲水灌之，如沃焦狀。如此三日中，消耗骨盡。乃入室，以被自覆，忽然失其所在。視其被中，有皮頭足俱存，如蟬蛻也。

去後十餘年，忽還家。去時已老，還更少壯，頭髮皆黑。語家云：七月七日，王君當來

過。到其日可作數百斛飲，以供從官。乃去。到其日，家假借甕器，作飲數百斛，羅列覆置庭中。至其日，方平果來。未至經家，一時間但聞金鼓簫管、人馬之聲，比近皆驚，不知何等。及至，經舉家皆見之。方平著遠游之冠，硃衣，虎頭犨囊，五色之綬，帶劍，黃色少鬢，長短中人也。乘羽蓋之車，駕五龍，龍各異色，前後麾節，旌旗導從，威儀如大將軍出也。有十二隊、五百士，皆以蠟密封其口，鼓吹皆乘麟從天上來下，懸集不從人道行也。既至，從官皆不復知所在，唯尚見方平身。坐須臾，引見經父兄。因遣人與麻姑相問，亦莫知麻姑是何神也。言：王方平敬報，久不行民間，今來在此，想姑能暫來語否？有頃，信還，但聞其語，不見所使人也。答言：麻姑再拜，但不相見，忽已五百餘年。尊卑有序，修敬無階。思念久煩，承來在彼，故當躬到。而先彼詔，當按行蓬萊，今便暫往。如是當還，便親覲，願未即去耳。如此兩時間，麻姑來也。來時亦先聞人馬之聲。既至，從官當半於方平也。麻姑至，蔡經亦舉家見之。是好女子，年可十八許，於頂中作髻，餘發散垂之，至腰。其衣有文章，而非錦綺，光彩耀日，不可得名字，皆世所無有也。入拜方平，方平為起立。坐定，各進行廚。皆金盤玉杯，餚膳多是諸華，而香氣達於內外。擘脯而行之，如行柏炙，云是麟脯也。麻姑自說，接待以來，見東海三為桑田。向到蓬萊，水乃淺於往者，會將略半也，豈時復為陵陸乎？方平笑曰：聖人皆言，海中復行揚塵也。麻姑欲見蔡經母及經婦，弟婦新產數十日，麻姑望見乃知之，曰：噫，且止勿前。索少許米來，便以擲之，視以墮地，皆成真珠。方平笑曰：麻姑故作少年戲也。吾老矣，不喜復作此狡獪變化也。方平語經家人曰：吾欲賜汝輩酒。此酒乃出天廚，其味淳醲，非俗人所宜，飲之或能爛人腸胃。今當以水添之，汝輩勿怪也。乃以水一斗，合酒一升攪之，以賜經家人。人飲一升許，皆醉。良久，酒盡。方平語左右曰：不足，復還取也。以一貫錢與餘杭姥，相聞求酤酒。須臾，信還，得一油囊，酒五斗許。信傳餘杭姥答言：恐地上酒不中尊飲耳。又麻姑手爪不似人形，皆似鳥爪。蔡經心言，背大癢時，得此爪以爬背，當佳也。方平已知經心中所言，即使人牽經鞭之。曰：麻姑神人也，汝忽謂其爪可爬背，何也？但見鞭著經背，亦不見有人持鞭者。方平告經曰：吾鞭不可妄得也。

經家比舍有姓陳者，失其名字。嘗罷尉，聞經家有神人，乃詣門叩頭，求乞拜見。於是方平引前與語，此人便乞得隨從驅使，比於蔡經。方平曰：君且起，向日立。方平從後視之，言：噫！君心邪，不正於經，不可教以仙道也。當授君地上主者之職。臨去，以一符並一傳著小箱中，以與陳尉，告言：此不能令君度世，能令君延壽，本壽自出百歲也。可以禳災治病，病者命未終及無罪過者，君以符到其家，便愈矣。若有邪鬼血食作禍祟者，君使帶此符，以敕社吏，當收送其鬼，君心中當亦知其輕重，臨時以意治之。陳尉以此符治病有效，事之者數百家，壽一百一十歲而死。死後子孫行其符，不復效。

方平去後，經家所作數百斛酒飲在庭中者，皆盡，亦不見人飲之也。經父母私問經曰：王君常在何處？經答言：常治昆侖，往來羅浮山、括蒼山，此三山上皆有宮室如一。王君常平天曹事，一日之中，與天上相連，反覆者數十過，地上五岳生死之事，皆先來關王君。王君出，或不盡將百官，唯乘一黃麟，將十數人。每常見山林在下，去地數百丈。所到則山海之神，皆來奉迎拜謁也。或有乾道白言者。後數十年，經復暫歸省家。方平有書與陳尉，真書書字，廓落大而不楷。先是，人無知方平名遠者，起此乃知之，陳尉家於今世世存錄王君手書，及其符傳小箱也。

涉正

涉正者，字玄真，巴東人也。說秦始皇時事，了了似及見也。漢末從數十弟子入吳，而正常閉目，雖行猶不開也。弟子隨之數十年，莫有見其開目者。有一弟子固請之，正乃為開目。目開時，有音如霹靂，而光如電，照於室宇。弟子，皆不覺頓伏，良久乃能起。正已復還閉目。正道成，莫見其所服食施行，而授諸弟子皆以行氣房室及服石腦小丹雲。李八百呼正為四百歲兒。

孫博

孫博者，河東人也。有清才，能屬文，著詩百篇，誦經數十萬言。晚乃學道，治墨子之術，能使草木金石皆為火光，照曜數十里中。亦能令身成火，口中吐火，指火樹生草即焦枯，更指之即復故。亦能使三軍之眾各成一聚火。有藏人亡奴在軍中者，累日求之不得。博語奴主曰：吾為卿燒其營舍，奴必走出，卿但當諦伺捉取之。於是博以一赤丸擲軍中，須臾火起張天，奴果走出而得之。博乃更以一青丸擲火，火即滅。所燔屋舍百物向已焦然者，皆悉復故。博每作火有所燒，他人雖以水灌之，終不可滅，須博自止之，乃止耳。行大水中，不但己身不沾，乃能使從己者數百人皆不沾。又能將人於水上布席坐，飲食作樂，使眾人舞於水上，不沒不濡，終日盡歡。其病疾者，就博自治，亦無所云為，直指之，言愈即愈。又山間石壁及地上磐石，博乃入其中去，初故見背及兩耳出石間，良久乃沒。又能吞刀劍數十枚，及從壁中出入，如有孔穴也。引鏡為刀，屈刀為鏡，可積時不改。須博指之，乃復故形耳。後入林濾山中，合神丹仙去矣。

玉子

玉子者，姓章名震，南郡人也。少學眾經，周幽玉征之，不出。乃嘆曰：人生世間，去生轉遠，去死轉近矣。而但貪富貴，不知養性，命盡氣絕則死位王侯。金玉如山，何益形為灰土乎？獨有神仙度世，可以無窮耳！乃師桑子，具受眾術。乃別造一家之法，著道書百有餘篇。其術以務魁為主，而精於五行之意，演其微妙，以養性治病，消災散禍。能起飄風，發屋折木，作雷雨雲霧。能以草芥瓦石為六畜龍虎，立便成行。分形為數百千人。能步涉江海。含水噴之，皆成珠玉，遂亦不變也。或時閉氣不息，舉之不起，推之不動，屈之不曲，申之不直，百日數十日乃復起。與弟子行，各丸泥為馬與之，皆令閉目，須臾，皆成大馬，乘之，一日行千里。又能吐炁五色，起數百丈。飛鳥過，指之即墮地。臨淵投符召魚鱉，即皆上岸。又能使諸弟子，舉眼即見千里之物，亦不能久也。其務魁時，以器盛水，著兩魁之間，吹而噓之，水上直有赤光輝，輝起一二丈。以此水治百病，病在內者，飲之，病在外者，澡之，皆便立愈。後入崆峒山合丹，白日升天。

天門子

天門子者，姓王名剛，尤明補養之要。故其經曰：陽生立於寅，純木之精；陰生立於申，純金之精。夫以木投金，無往不傷，故陰能疲陽也。陰人著脂粉者，法金之白也。是以真人道士，莫不留心注意，精其微妙，審其盛衰。我行青龍，彼行白虎，取彼朱雀，前我玄武，不死之道也。又陰人之情，有急於陽，而外自收抑，不肯請陽者，明金不為木屈也。陽性炁剛躁，志節疏略，至於游宴，聲炁和柔，言辭卑下，明木之畏於金也。天門子既行此道，年二百八十歲，猶有童女之色。乃服珠緼得仙，入玄洲中去。

南極子

南極子者，姓柳名融。能含粉成雞子，吐之數十枚，煮而啖之，與雞子無異。黃中皆餘有少許粉，如指端者，取杯咒之，即成龜，煮之可食，腸臟皆具，而杯成龜殼。煮取肉，則殼還成杯矣。取水咒之，即成美酒，飲之醉人。舉手即成大樹，人或折其細枝，以刺屋間，連日猶在，以漸萎壞，與真木無異也。服云霜丹，得仙去矣。

黃盧子

黃盧子者，姓葛名越。甚能治病，千里寄姓名，與治之皆愈，不必見病人身也。善禁之道，禁虎狼百蟲，皆不得動，飛鳥不得去，水為逆流一里。年二百八十歲，力舉千鈞，行及走馬。頭上常有五色炁，高丈餘。天下大旱時，能到淵中召龍出，催促使升天，使

作雨，數數如此。一旦與親故別，乘龍而去，遂不復還矣。

張道陵

張道陵字輔，漢沛國豐人也。本大儒生，博綜五經。晚乃計此無益於年命，遂學長生之道。弟子千餘人。其九鼎炁大要，惟付王長。後得趙升，七試皆過。第一試，升初到，門不通使，罵辱之，四十餘日，露霜不去。第二試，遣升於草中守稻驅獸，暮遣美女，詐言遠行過寄宿，與升接床，明日又稱腳痛未去，遂留數日，頗以姿容調升，升終不失正。第三試，升行路上，忽見遺金四十餘餅，升趨過，不取不視。第四試，升入山伐薪，三虎交搏之，持其衣服，但不傷。升不恐怖，顏色自若。謂虎曰：我道士也，少不履非，故遠千里來事師，求長生之道，汝何以爾？豈非山鬼使汝來試也？汝不須爾？虎乃去。第五試，升使於市，買十餘疋物，已估直，而物主誣言未得直。升即舍去，不與爭訟。解其衣服，賣之於他交，更買而歸，亦不說之。第六試，遣升守別田谷，有一人來乞食，衣不蔽形，面目塵垢，身體瘡膿，臭惡可憎。升為之動容，即解衣衣之，以私糧為食，又以私米遺之。第七試，陵將諸弟子登雲臺山絕巖之上，有桃樹大如臂，生石壁下，臨不測之谷，去上一二丈，桃樹大有實。陵告諸弟子，有能得此桃者，當付以道要。於時伏而窺之三百許人，皆戰慄卻退汗流，不敢久臨其上，還謝不能得。唯升一人曰：神之所護，何險之有？聖師在此，終不使吾死於谷中矣。師有教者，是此桃有可得之理。乃從上自擲，正得桃樹上，足不蹉跌。取桃滿懷，而石壁峭峻，無所攀緣，不能得還。於是一一擲上，桃得二百枚。陵乃賜諸弟子各一枚，餘二枚，陵食一，留一以待升。於是陵乃臨谷，伸手引升。眾人皆見陵臂不加長，如掇一二尺物，忽然引手，升已得還。仍以向餘一桃與升，食畢，陵曰：趙升猶以正心自投桃上，足不蹉跌，吾今欲試自投，當得桃否？眾人皆諫言不可，唯趙升、王長不言。陵遂自投，不得桃上，不知陵所在。四方則皆連天，下則無底，往無道路，莫不驚咄。唯升、長二人，嘿然無聲。良久乃相謂曰：師則父也。師自投於不測之谷，吾等何心自安？乃俱自擲谷中，正墮陵前。見陵坐局腳玉床斗帳中，見升、長，笑曰：吾知汝二人當來也。乃止谷中，授二人道要。

欒巴

欒巴者，蜀郡人也。好道，不修俗事。太守詣與相見，屈為功曹，待以師友之禮。嘗謂巴曰：聞功曹有神術，可使見否？巴曰：唯唯。即平坐，卻入壁中去，冉冉如雲氣狀，須臾失巴。而聞壁外作虎聲，而虎走還功曹宅，乃巴耳。後入朝為尚書，正旦大會，而巴後至，而頗有醉態。酒至又不飲，即西南噀之。有司奏巴大不恭。詔以問巴，巴頓首

曰：臣鄉里以臣能治鬼護人，為臣立生廟。今旦耆老皆入臣廟，不得即委之，是以頗有酒態。適來又觀臣本郡大火，故噀酒為雨以滅之。詔原復坐。即令驛馬書問成都。果信云：正旦日大火，雨自東北來滅之，而有酒氣焉。

淮南王八公

淮南王劉安，高皇帝之孫。好儒學方技，作《內書》二十一篇。又著《鴻寶萬畢》三卷，論變化之道。有八公往詣之，門吏自以意難問之曰：王上欲得延年卻期、長生不老之道，中欲得博物洽聞、精義入微之大儒，下欲得勇敢武力、扛鼎暴虎橫行之壯士。今先生皆耆矣，自無駐衰之術、賁育之氣也，豈能究《三墳》、《五典》、《八索》、《九丘》，鉤深致遠，窮理盡性乎？三者並乏，不敢相通。公笑曰：聞王欽賢好士、吐握不倦，苟有一介，莫不畢至。古人貴九九之學，養鳴吠之士，誠欲市馬者以致騏驎，師郭生以招群彥。吾等雖鄙，不合所求，故遠致身，欲一見王。就令無益，亦不作損，云何限之，逆見嫌擇？若王必見少年則謂之有道，見垂白則謂之庸人，恐非發石取玉、探淵索珠之謂也。薄吾等老，謹以少矣。言畢，八公化為十五童子，露髻青鬢，色如桃花。於是門吏驚悚，馳以白王。王聞之，不及履，即徒跣出迎，以登思仙之臺，張錦綺之帷，設象牙之床，燔百和之香，進金玉之機，穿弟子之履，北面拱手而言曰：安以凡材，少好道德，羈鎖世業，沉淪流俗，不能遺類，貞藪山林。然夙夜饑渴，思願神明，沐浴垢穢，精誠浮薄。抱情不暢，邈若雲泥。不圖厚幸，道君降屈。是安祿命，當蒙拔擢。喜懼屏營，不知所措。唯乞道君哀而教之，則螟蛉假翼，去地飛矣。八公便以成老人矣，告王曰：雖復淺識，具備先學，知王好道，故來相從。不知意何所欲？吾一人能坐致風雨，立起雲霧，畫地為江河，撮土為山岳；一人能崩高塞淵，牧虎豹，致龍蛇，役神鬼；一人能分形易貌，坐在立亡，隱蔽六軍，白日盡暝；一人能乘虛步空，起海陵煙，出入無間，呼吸千里；一人能入火不焦，入水不濕，刃之不傷，射之不中，冬凍不寒，夏暑不汗；一人能千變萬化，恣意所為，禽獸草木，立成轉徙，萬物陵岳，移行宮室；一人能防災度厄，闢卻眾害，延年益壽，長生久視；一人能煎泥成金，鍛鉛為銀，水煉八石，飛騰琉珠，乘龍駕雲，浮游太清。在王所欲。安於是旦夕朝拜，身進酒果。先乞試之變化風雨雲霧，無不有效。遂受《丹經》及《三十六水銀》等方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